

百年校史·下冊

柒、百年雜憶

李宗勳 主編



「學長制」——農校早期的驚奇回憶

邱逸鴻

「學長制」—— 農校早期的驚奇回憶

邱逸鴻

昭和 20 年 4 月 1 日是可怕的一日。

我記得我們好像從這一天日本農林學校舉行新生入學考試時走向大東亞戰爭，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昭和 20 年 4 月 1 日我一早就隨著其他應考學生到指定地點——旭校參加入學考試。考試進行了一大半時間，突然間，響起了「嗚～嗚～」尖銳警笛聲，然後大家慌裡慌張地在監考老師的指示下躲進教室後的防空壕裡。耳中聽到「轟隆～轟隆～」的轟炸聲。原來是美軍的 B24 轟炸機來轟炸，還有格拉曼和 P38 雙胴機群來掃射攻擊，經過一段炸射後終於歸於靜寂。

那一天我們很晚才回到家休息。幾天後我接到錄取的通知，聽說，有一部分同學沒經過口試，僅參考原畢業國小的在校成績就獲得錄取，可以說，是一群幸運的學子。不過，在公認的一般評價中，在宜蘭的這幾所高等學校中，宜蘭農林學校的學生風紀管理紀律嚴明和上級生霸凌是互為表裡，極為有名又極令人難以忍受的。現在我就將我個人親自嘗受的三次遇到上級生霸凌的情節寫成三部曲，有喜、有懼、有悲、有忿、有哀等不同的情緒感受，敬請讀者親身感受。

一、上級生霸凌三部曲之一：枕頭山下的驚魂

經過一番折騰，我們總算入學了，可是因為接連三天的新生訓練，都是在大太陽底下的上級生訓話和訓練正坐半蹲、跪姿等野戰訓練，尤其綁著綁腿的，這些訓練都是由上級生發號施令，根本沒有看到老師在場指導；但是這樣的新生訓練也為時不久，因為美機群的不斷空襲，農校校舍距離南機場太近，和其他軍營、軍事防禦設施更是近在咫尺，易成美軍攻擊目標。因此，我們全校學生被迫荷著鋤頭帶著鐮刀到大礁溪的宜蘭農林研習林耕耘稻作及種植樹苗造林，畜牧牲畜。

從此，每天都可以看到我們這些十二、三、四歲的少年團仔三三五五荷著鋤頭走在街頭，繞過聖母廟或酒廠後從西門出城走過宜蘭堤防集合，再以一、二列縱隊走過枕頭山，走向大礁溪研習林，從清晨七時宜蘭車站出發走三小時到十時，即使受美機攻擊稍受延擱也不會超過十時二十分，到中午時還有將近二小時的空檔可以耕作。

中午，就在那耕耘後的清新空氣裡享受著自己帶來的便當，飽吸那山野間的新鮮空氣，格外好吃。吃飽後我們稍事休息又工作到了兩點鐘，就又走回宜蘭。這樣的行程一再上演，我們漸漸熟悉了，有時也會遇到敵機來襲的空襲警報。沿途，我們就得利用地形地物桃子林李子林和農舍做掩護躲避，遇到好客的主人，有時還可以吃到珍珠李或紅肉內李來犒賞自己，壓壓驚哩！

這樣過了一兩個禮拜，我們都習以為常了，那時正值李子、紅肉內李盛產的旺季，我們經過枕頭山邊的村落時都會被那紅通通長滿累累紅肉內李的果肉香甜之氣味所吸引。

這一天天氣晴朗，我們經過枕頭山村鄰長他們的果園時正好遇到發佈空襲警報，又正值他們全家總動員在採李子、紅肉內李等；我和古阿源等四個要好的同學躲進李子園躲空襲。還好美軍空襲的目標只是南機場的幾架飛機，炸射了一會兒，來來回回繞了好幾圈後就又飛回那邊海上去。

我們躲避了一會兒，見那飛機都飛走了，李仔園的園主慷慨地每人分給幾粒他們剛採收下來的紅肉內李，真是吹彈欲破、香氣撲鼻，令人垂涎欲滴。同學張金煌家境較富裕，當場以產地價買下一斤紅肉內李，兩斤珍珠李；其餘三人也各自以較便宜的價格各買了一斤左右，歡歡欣欣地準備回宜蘭火車站再搭火車回家。

沒想到一出枕頭山果園不久就遇見了三位上級生，而且還是四年級的學寮生。我們趕緊畢恭畢敬地向他們行舉手禮問好，他們卻以很兇的口吻問我們：「你們是不是假裝躲空襲而去真偷襲人家的李仔園偷摘李子？」雖然我們一再解釋紅肉內李是一斤多少錢購買，珍珠李是一斤多少錢購買，他們卻硬硬說說是偷摘的，還說他們上級生若不好好管管我們，我們難免會做出逾越規矩的事來影響學校名譽云云，「……基於這些，我們必須檢查你們的書包。」說得冠冕堂皇、義正辭嚴，結果就是必須檢查書包，必須檢查我們裝滿李子的書包，我們不得已只好讓他們檢查書包，並且每人倒出一部分珍珠李請他們嚐新，他們卻很生氣地拿起我們的鋤頭用力槌下那一堆我們要獻給他們吃的珍珠李仔，槌爛了一些後，還用鋤頭柄戳張同學的肚子說：「要請嘗新不懂得拿好吃的紅肉內李請客？拿這麼酸的能吃嗎？」結果就在張同學無奈的情況下獻出了大部分的紅肉內李請他們大快朵頤。吃飽後，他們中又有人說：「今天讓你們請客吃水果，我們就替你們拿便當盒走路做為回報吧！」

說完，就搶走了我們四個新入生的新便當盒，我們只好一路懇求返還便當盒，這樣折騰胡鬧了好一會兒，眼看夕陽已經西斜，天色逐漸從原來的明亮轉為灰暗……再晚，天一黑我們又怎麼回家。後來他們也察覺到暮色已臨，只好把便當盒還給各人。看我們拔腿就跑，他們卻還是在後面悠悠哉哉的走著，然後喊：「張○○再見」「古○○再見」「邱○○再見」「呂○○再見」害得我們不得不趕緊回轉身，立正敬禮喊：「前輩再見、學長再見」再回身快跑。跑沒幾步後面又傳來上級生的喊叫，他們似乎樂此不疲，我們只有不斷快跑，不斷轉身、立正、敬禮，再轉身快跑，一直跑，一直跑，直跑過堤防，跑過西邊堤防這邊的馬路，讓上級生的視線受到堤防的阻礙為止；一過西邊的堤防，進入河川地就聽不見上級生的唱名和再見聲，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拚命地跑呀跑，跑到街上，跑向火車站，跑到回家的路上、車上。

這就是我們遭受的第一次霸凌——上級生霸凌。

二、上級生霸凌三部曲之二：宜蘭座體罰側記

「……噹……」

上課鐘響的尾韻還未歇，原為呼吸新鮮空氣走出戲院的我們乍然被時光錯亂的上級生粗暴的阻擋在戲院的第二道入口，並且在宜中、蘭女、宜農……學生眾目睽睽下執行錯誤的教育體制——軍國主義體罰。

這一天是中華民國台灣從日本手裡收回來的第一天，也是老師要教中國語文「我愛吃大頭魚」的日子。老師穿著長衫，一看就知道是福州人，口齒不十分清楚，聲調不分，慢條斯理的唸「我一愛一吃一大一頭一魚一」要我們跟著唸，一遍又一遍。這課程既單調又無聊，加上戲院狹窄，人又容納太多，空氣汗濁不堪，本來就有些感冒的我，頭暈暈的，因此利用下課休息的幾分鐘走出門外呼吸新鮮空氣，沒想到和同學古阿源同時被上級生從正要跨進第二道入口門處挑出，叫我們排成對抗演習的態勢，互相用力對打，他們卻威風凜凜的像監察人員。

我們的上級生似乎搞錯了以為是台灣回歸日本，所以指揮我們面對面對打，要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打醒我們提起精神上課，還認為古阿源的掌摑打得不夠有力，要示範給古阿源看，就握著拳頭一揮把古打爬在地上，我一看，不得了，古整個臉頰都紅腫起來，他爬起來後也只好咬緊牙關用拳

頭掌摑我，兩個好友如仇敵般互相摑打對方各二、三十下，不，不止兩人，當時被他攔下的竟有十餘對之多，但竟然沒有看到宜中和蘭女的學生在內，很顯然，農校的上級生只想在女學生面前耍威風，因為當時走入第二道門正要進門的三校生都有，我們宜農的新入生，被打得三天三夜面目全非無法進食，雖然打人的上級生他們或許自以為是為維持秩序，維護校譽，這是他們的責任，但是被打的我們，反倒認為這是他們個人的領袖慾作祟，為掩飾自己無法壓住戲院內的吵雜聲而改採暴力的手段想「殺雞儆猴」藉以在眾人面前逞英雄耍威風而已！但，被打者何辜？更何況在光復後的民主領土內，怎能以暴力相向對付上課遲到不過幾秒的學弟呢！?

三、第三次遇到的學長霸凌記：四甲的變幻

其實嚴格地來說，第三次遇到的霸凌不能算是「霸凌」，或者只能說是一次未完成的霸凌，因為它未進行到執行的步驟，原因是我找到了一位救星，及時遏止了一件悲劇，他就是我一生崇拜的英雄——林秋艷學長。事件的開端則是一頂學生帽的帽徽，由於對帽徽的辨認錯誤差點引發被痛毆的體罰傷害案件。

那一天是學期將結束的前幾天，因為隔天就是學期考試的日子。所以教室的課桌椅都排列在雨天操場，森林、農藝、農造、畜牧、獸醫、園藝各科都須在雨天操場一同會考，因此忙著做清潔工作到很晚才回家。由於被分發到軍中當學生兵的三、四、五年級學長也都歸建回到學校參加考試或畢業，這下增加了很多學長，而宜蘭中學亦如此，加上兩校的制服又很類似，所以誤認的情況很多，很頻繁，誤認時總會覺得很彆扭，很尷尬，我就曾經將一位宜中的學長誤認為宜農學長而敬禮，因此被同學訕笑多次而耿耿於懷。這一次，當我跑到宜蘭車站前正想跑去剪票口（改札口）而從候車室走廊外跑進時，我的前面正站著一位穿著學生制服，雙手玩弄著一頂似宜農又似宜中制服徽章的舊制帽，當我大膽地揣測這位很可能又是和上一回一樣，是宜中生，「這一回我偏不上當」的就從他旁邊快步跑過而沒有對他敬禮，沒想到他正是貨真價實的本校四年級制的最上級生；他冷冷地叫住了我：「你叫什麼名字？為什麼不懂得禮貌，不向我敬禮？」我愣住了囁嚅著說：「前輩，對不起！我因為趕火車，火車已經快開了，心裡急……心裡急就沒有注意到旁邊的人的存在了……。」那一位前輩看到月台內已經發出信號的南下火車，倒也很開明的收起了他的制帽說一聲：「明晨七時半前向四甲報到。」就揮手叫我走，我才兩步併著一步地衝向月台，心情稍一放寬，這回卻記得舉著手向那一位前輩行舉手禮，並且還瞥見了他制帽的帽徽確實是「宜農」的。

搭上了火車，離開了宜蘭，我的心卻仍是忐忑不安的，一路上我一方面掛心明天的考試，一方面為無端惹上四甲上級生的禍事擔心駭怕。因為才幾年前曾在宜農教室迴廊發生過有名的「森山事件」的主角——日籍警察局長兒子森山，被上級生霸凌繞迴廊時不斷地請在迴廊遇到的上級生掌摑毆擊而倒地，倒地時又不幸後腦碰撞廊柱水泥而死，並因而開除和退學了幾位應屆畢業生。

我這樣一方面擔心上級生的霸凌，一方面又心煩考試的題目下終於回到家。突然想起我家正對面和斜對面都各住有一位上級生。正對面的一位因為還隔著一道麵線工廠的高圍牆和鐵大門，平日較少見面。斜對面的林姓上級生則是較活潑好動，好像是一位體育健將，偶爾還教過我一兩次劍道、一兩次野球和排球，非常開朗，我因曾有幾面緣，因此，那晚回到家就馬上跑去找他並請代為求情。爽朗的林姓上級生問明了原因，曉解案情後答應我，但也很嚴格地告誡我不可再犯並叫我趕快回家準備功課。

有了林前輩堅定的承諾，那一天晚上，我雖然稍稍放寬心，卻依然忐忑難安，難以安穩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一到學校放好書包就跑到校舍左側另成一排的四年級教室前端——四甲教室。四甲教室內鬧哄哄一片，在門口立正站好，喊了一聲：「報告！一甲學生邱阿塗來報到受罰。」

喧鬧的四甲突然安靜下來，並且自動分開出一條空間把我引向昨日那一位上級生前面。我並沒有看見我的救星林學長的踪影，但是顯然林秋艷學長已經來過了而且替我說情了，這從四甲全班上級生對我的態度就可觀察出來。他們以你一句我一句開玩笑的口吻說：「去乎阮大家煽煽消消氣好啦！」「這欠打的無禮貌，竟敢對我們不行禮，當然不能輕易放過。」「即使一時疏忽也不行，該打還是得打，以後才會記得行禮」「好了，好了，知過勿憚改。」從他們的口吻中我已聞出他們已減去了一大半的火藥味，我趕緊趨前向昨天在火車站前叫住我的那一位上級生學長，恭恭敬敬地行了鞠躬禮後立正站定準備受罰。沒想到這位上級生學長按了按我肩膀說：「算了，這次我看在林同學面子上（因為都是好友）原諒了你，你以後可要記得對上級生有禮貌喔！」聽到這話，緊張的四甲生突然哄堂大笑，大家都說：「真是便宜了這小子。」「看他以後敢不敢不禮貌。」我則是喜出望外，趕緊向這位學長行九十度的最敬禮，又向四甲四面八方的上級生鞠躬禮之後才走出了四甲教室門口，快步走向教室再奔向考場。

那一天清晨，我終於放開心應付考試，一科接著一科一直考到傍晚，無暇顧及其他，也沒有見到林學長。不過，後來得知他是宜農棒球隊有名的左投、排球隊的隊長，又是劍道隊的好手，人緣非常好，因此我算找對了替我說項的好友，消弭了一場可能發生的大禍。我又在這次考試大獲全勝，各科平均九十四點四多分，幾達九十五分，是全班最高分，我非常感激他——林秋艷學長，而這樣

的結果卻也是上級生霸凌事件最好的一次結果。

「學生霸凌」確實是一件令人害怕、令人厭惡，卻又難以處理妥當的事件，誰是誰非很難判定，所以從古至今不斷發生，常常引發許多家長和校方、老師的爭執。我舉的這例子發生在許多年前資訊較封閉、思想較落後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沒有太多家長強硬出頭，為子女出來爭取權利，都是學生自己設法解決或自己默默承受。不過我經歷的那第三次霸凌事件，我一直覺得太僥倖，太虧欠林秋艷學長和四甲那一位寬大為懷原諒我的學長，不過，那卻是處理得最好的一次，希望我們每一次的事件都能如此完滿的解決，我更希望我們是講理講禮的民族，什麼糾紛都能以理為先，以和為貴，永遠和平。

因發覺今日社會又崇尚武力，不講是非，因而引發越來越多學生霸凌事件，特回憶我在學校遇到的幾次學長霸凌事件，以博大家一笑！（可不要再記恨呀！）

作者簡介

邱逸鴻，筆名邱阿塗，民國 34 年 4 月考入本校，跨新舊二制：算是農林時期第 20 屆、農校時期初職部第 1 屆。民國 35 年初職畢，再度考入本校高職部就讀。他的文學成就很高，尤其在兒童文學領域上，更享有「宜蘭兒童文學之父」的美譽。畢業後終身從事教育工作，曾先後榮獲「特殊優良教師獎」及「師鐸獎」表揚。

